



一帧合影话大师

文 孙 洵

齐 白石的诗书画印既有传统的师承,又有强烈的个性,可以说“嘎嘎独造,艺坛一绝”;梅兰芳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大师,在京剧表演的程式上,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以及他的唱做念打,从前辈传承蜕变而出,又进行了精心谋划、大胆而细心的改革,为京剧艺术这门“国粹”进入世界舞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,形成独到风格、自立门户的“梅派”,成为20世纪著名的京剧“四大名旦”之首。所以,不论你喜爱不喜爱书画或京剧,在中国本土上,以及全世界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,这两位大师的名字,可以说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可是这两位是如何订交而相知,到了晚年梅兰芳还在演出他的代表作之一——《贵妃醉酒》这一传统剧目时,身着戏装与白石老人

合影呢?这可要从头说起,娓娓道来。只要您悉心品味,不难悟出“天才与勤奋”、“艺术品种的交融性与互补性”、“艺同理”等许许多多“闪光点”。

齐白石(1863—1957)是近百年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师。这绝不是一句空洞虚饰的辞汇。首先表现在他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与其创作时审美取向的抉择。他是湖南湘潭人,从小生活在具有田园特色的农村。他做过牧童,也善于捕鱼捉蟹,后来还学过雕花木匠(当时的家具,如书橱、桌椅、木床等上面都有雕花装饰),这为他奠定了一定书画的技巧功底。27岁起他开始学书画,兼作画工,为人传“衣冠像”(因当时摄影技术尚不发达,照像馆也很少,年长者常

请画工绘像)。约40岁后从老家走出来,游历南北“五出五归”,随地写景,得《借山图卷》40余幅。游历北京时曾以“同乡后辈”的身份去拜见王运(1832—1916,字壬秋,号湘绮,清咸丰举人,授翰林院检讨,加侍读衔,曾主讲尊经书院。辛亥革命后,任清史馆馆长),王在其《湘绮楼全书·日记》中经常写道:“今日齐木匠来了。”可知,齐从王那里学了不少诗文方面的学识。他也勤奋好学,深得王的器重。那么,究竟什么时候,齐氏定居北京的呢? “民国六年(1917年),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,在琉璃厂南纸铺内挂出了卖画和刻印的润格,陈老师曾见到他刻的印章,大为赞赏,就到法源寺齐的住处来拜

访。他们晤谈之下，非常投机，齐拿出了自己画的《借山图卷》请师曾鉴赏指教……”（朱金城《读“陈师曾遗诗”零墨》，刊《书林漫录》十集，中华书局1985年5月）。陈师曾不仅在艺术上帮助了齐，后来还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文艺界高层人士，也包括当时已崭露头角的梅兰芳。

陈师曾(1876—1923)原名衡恪，江西修水人。祖父陈宝箴，曾任湖南巡抚；父陈三立光绪年间进士，后因涉嫌戊戌变法，清廷宣布“永不叙用”，遂举室迁居南京，先住在马道街，后迁至建邺路(安徽名士刘世珩的别业)与内桥湾交界处。可以说，师曾是在南京长大成人的，弱冠前后到上海拜吴昌硕为师学书画篆刻，后留学日本。归国后与鲁迅、乔大壮同事于教育部。后在北京美专任教。陈是看了齐的作品后主动上门与齐交流的，可见此人古道热肠，善于艺友切磋技艺。1923年，因师曾继母作古，奔丧遽病，他本人病故于南京寓中。齐白石得知后非常痛心，深情地作诗悼念这位比自己年纪小13岁的亦师亦友：“君无我不进，我无君则退。”事实上，陈生前不仅请齐去美专讲课，指导学生书画刻印，还经常对齐的创作提过许多宝贵意见。如果说齐的成就除本人睿智好学外，艺友的砥砺也是因素，那么，陈对齐的助益也就不言而喻了。陈虽英年早逝，培养的学生却很多，如20世纪60年代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的美术史论家俞建华教授(俞主编过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)。

对于艺事，齐氏晚年自认为篆刻第一、诗词第二、书法第三、绘画第四。他治印初学浙派，旁及赵之谦、黄牧甫，最受吴昌硕的启发与影响(鉴于许多原因齐虽没有直接请教吴，由于陈

师曾是学吴派的，故尔还是能间接受到熏染)。齐刻印纵横排鼻，大刀阔斧，从汉将军印和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多字官印的椎凿方法中吸取营养，不拘绳墨，随刀而成，常不加修饰，任其欹斜剥落，形成个人独特风格，人称为“齐派”。当时京华不少守旧者冷嘲热讽。齐愤然写诗“纵横歪倒贵天真，削作平匀稚子能。若听长安流俗论，汉秦金篆尽旁门。”古人说“诗言志”，这该是齐内心最好的表白。齐的书法最早学唐人李邕，后学清代何绍基，又不断吸收八大山人与金农的笔意。齐的绘画专精写意花鸟，以徐渭、八大、石涛为宗，尤工水墨、虾、蟹、鱼、蛙等水族，墨渾淋漓，神态活泼。这与他儿时生活在农村有极好的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。由于白石老人的画作为广大群众喜爱，印刷品各地层出不穷，人所尽知，也就不赘述了。齐久居北京后，与其他老辈艺术家一样酷爱京戏(当时称“国剧”，民间称“大戏”)。每当作画疲惫之际，老人也能用京腔京韵哼上几句京戏，是艺术家的排遣，也是陶醉。因为京剧舞台上的造型、程式动作、唱腔的抑扬顿挫……对书画家的构思、用笔甚至着色，都是一种无可名状而又潜移默化的启迪。

别误会，齐白石与梅兰芳的友谊还不仅仅是老人喜爱京戏，更重要的是梅先生既是中外闻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，也是一位在书画方面极有造诣的名家——这一事实可能鲜为人知。梅氏的京剧成就，各种文集、报刊、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介迄今为止还经常介绍，限于篇幅，本文去阐述他的另一个侧面。俞建华主编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第905页：“梅兰芳(1894—1961)字畹华，江苏泰州人。巧龄子。为闻名世界之京剧艺人。于戏剧之外，亦工书法，并曾从王云(梦

白)学画花卉，出笔飘逸，有华风味。”该书第903页：“梅巧龄(1835—1882)……自署梅璿人，江苏泰州人，北京名伶工。喜购汉碑，工分隶，远在其乡人董尚书之上……”此公就是梅兰芳的父亲。

以上文字可见梅兰芳不仅是梨园世家，在书画上也有家学渊源。试想，父子两人同时被收在一部权威性的美术家人名辞典之中，一般涂鸦几笔、附庸风雅的人怎能与之相比?!喜欢京戏的人都知道，有些传统戏，例如《丹青引》就要求演员在台上作画……更主要的是老师发现有前途的演员另外还要补上字画课，以提高文学艺术方面的训练，有利于对“角色”与剧本的历史背景、文化氛围全面理解。关于王云这部辞典也有介绍：“王云(1888—1934)字梦白，江西丰城人。画花鸟学任颐，为吴俊卿所赏，陈师曾极力为之揄扬，并劝改画李蝉、华岳，艺大进，并引为北京美专教授。”以上梳理一下，齐、梅两位的关系也就脉络清晰了。更重要的是两位大师在创榛辟莽的艺术探求道路上有共同点：都竭力在自己艺术圈子里塑造“自我”，主张要继承传统，更要去创新，又各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如此“殊途同归”当是人生很高的境界。他们的友谊、感情、艺术交流的契合点是牢固的。

这帧合影摄于1956年冬，为两位东方文化巨人的交往提供了档案的佐证，内涵丰富，弥足珍贵。●

(作者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)